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沈智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上

宋 袁樞 撰

吴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初劉備在荆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

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寛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

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

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

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歳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

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幷荆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

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二十四年　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

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

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關羽攻曹仁於樊事見孫氏據江東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

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絶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

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晃擊敗羽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絶不通吕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艫艫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縳之是故羽不聞知麋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為書說仁為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

遂將仁至南郡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

皆歸附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荆州初

偏將軍吳郡全琮上書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漢主恥關羽之没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

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檛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

噫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
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
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
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
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
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
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

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産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䟽即封示子瑜幷手筆與之孤與

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陿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

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闗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黄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縁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鋭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

勢非小故也今但且奬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縁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丞夏五月漢人自山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决漢主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

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安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

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主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

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義陽傅肜為後殿兵衆盡死肜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肜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

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畧大施漢果犇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

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
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
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
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
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
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灋正好尚不同而以公
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
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

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内實有姦心謹決計輙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冬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

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吴冬十月芝至吴時吴王猶未與魏絶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吴非但為蜀也吴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吴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

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絶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温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絶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

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吳王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

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

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兖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諸葛亮出師平南中附

魏文帝黄初四年春三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王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

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

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

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襃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六年春三月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

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秋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秖如此

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

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灋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

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

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

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彊寇鎮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帝乃止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初孟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

尚皆卒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

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

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

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闗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雟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

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

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

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

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内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眞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眞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　冬十一月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

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冐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

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吴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淵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

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

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說昭昭樓上應之曰魏家科灋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

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内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内穿地橫截之晝

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眞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名張郃于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郝昭爵關内侯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自出至建威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　十二月漢丞相亮徙府

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

便幷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

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

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

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絶太尉華歆上疏

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

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

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

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

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敵是以觀兵以闚其釁昔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巳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

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

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真等班師 冬十二月漢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

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　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

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人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

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

青龍元年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夏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

隴道摇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六月帝往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　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

乃遣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茍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

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别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是月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

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王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

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

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

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

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

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于諸將禕紿延曰當

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

出門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

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

徑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

冀時論以巳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

吳侵淮南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

髪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黄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

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

餘牛馬騾驢車乗萬兩軍資器械畧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絶於内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

何益乃無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

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

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　九月長平壯侯曹

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

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四年十二月吳王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

兖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召兵寵以為今賊大舉

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

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五年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

書入朝救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凌允之兄子也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六年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

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椅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

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略無限必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　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

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

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竉表請召中軍兵并名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邵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鋭竉以少人自衛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竉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踈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

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揚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

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

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魏平遼東

魏明帝太和二年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

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

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

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内以土封之　夏六月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

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顔復臨萬國就令顚沛不以為恨陛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闟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

撻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之衆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徳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鉄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

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
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
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
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
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内垂定乃違必然
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
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
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

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輙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

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後天誅稽於朔
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
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
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
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
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
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
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未宜以

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河東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䟽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

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

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遠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

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竒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

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鋭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

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追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

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

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倉急糧盡
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
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
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
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
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
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
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

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

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
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
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
死茍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
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
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上